

少年冒险队丛书

Happy children's literature

沼泽地里的蜥蜴人

绿蒂 ◎著



引爆危险炸弹的古怪案件 来自非洲丛林的食人巨蟒

让所有的男孩都惊心动魄 让所有的女孩都尖叫呼喊

这就是沼泽地里的蜥蜴人

《九头鸟人》《流浪猫小姐》《藏在画中的杀手》

《树人贝尔》《游乐园惊魂》《沼泽地里的蜥蜴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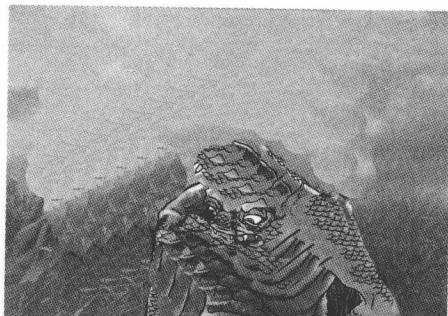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少年冒险队丛书

沼泽地里的蜥蜴人

绿蒂 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沼泽地里的蜥蜴人 / 绿蒂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1. 7
(少年冒险队)
ISBN 978 - 7 - 5463 - 5802 - 4

I. ①沼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0721 号

沼泽地里的蜥蜴人

著 者 绿 蒂
出版统筹 博文天下
策划编辑 纸上魔方
责任编辑 宋 春 齐 琳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字 数 80 千字
印 张 10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电 话 总编办：010 - 63109462 - 1104
发行科：010 - 85725399
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 - 7 - 5463 - 5802 - 4 定价 18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- 1 奇怪的案子 / 1
- 2 海边的神秘印迹 / 5
- 3 吃掉森蚺的可怕生物 / 10
- 4 沼泽地里的蜥蜴人 / 17
- 5 再次偶遇？ / 21
- 6 如此谨慎的求助者 / 26
- 7 奇怪的“人类”指甲 / 31
- 8 烟雾弥漫的海边小屋 / 36
- 9 扑朔迷离的盗窃案 / 43
- 10 目击者 / 48
- 11 凄惨的场景 / 55
- 12 调查 / 61
- 13 海中遇怪 / 64



- 14 密谈 / 73
15 舅舅的惊人论证 / 77
16 再次进入沼泽地 / 83
17 铁皮箱房子里的秘密 / 90
18 血腥加工厂 / 95
19 怪人再现 / 104
20 扑朔迷离的案中案 / 108
21 谜中谜 / 118
22 白色住宅外的跟踪者 / 125
23 惊魂动魄的“幽灵” / 132
24 可怜的沼泽地蜥蜴人 / 137
25 大难不死 / 148
26 血腥背后的报复 / 152



1 奇怪的案子

说真的，我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奇怪的东西。

而且，经常嘲笑我的伙伴们胡乱编造怪兽故事。

可是最近，遇到一桩奇怪的案子，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

我叫杰西，专门喜欢研究一些盗窃案、抢劫案、校园暴力。

你可别以为我是个警察，或者是侦探社里的侦探。

我只是一个初中生，很喜欢用推理的方式，解开一些别的同学们解不开的谜团。因为侦破了一些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的案子，而被大家称为杰探长。

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深了，月光透过浓密的树叶，照到工作台上。我的伙伴阿力已经打起瞌睡（它是条纯种牧羊犬）。

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听到的奇怪的案子。

当时，我正在学校的实验室，完成一个化学实验。

是关于一件盗窃案的。

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进来！”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，很讨厌在做实验的时候，还有人来打扰。

因为那天晚上，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忙碌了三个小时了，连晚餐也没有顾得上吃。

敲门声又在响起，犹豫不决。

让我奇怪的是，敲了两下之后，门外的脚步声居然飞快地消失了。

“谁？”我冲上去，打开门。

一张纸条，从门缝外飘到实验室里。

这种情况经常出现，总有些丢了东西，怀疑是班里的某个不敢招惹的男生盗窃，而用这种方法，求得我的帮助的人。

我刚要心不在焉地将它捡起来，眼睛在触碰到纸条的一刹那，全身



哆嗦了一下。

这张纸，很特别。在折叠的内侧，露出几点不规则的深色线条。

应该是用红色的记号笔画上去的。

我深吸了口气，让自己别太紧张，把纸条拾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它，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思状态。

因为，从我的视线触到纸条的一刹那，我就感觉到，它一定不是一般的案子。

杰西探长您好：

首先，很抱歉我没有当面，向你讲述这个离奇、骇人的案件。

因为，我不确定你是否会把我当成个疯子，给撵出去。

如果你接受，并保证不把这件案子告诉任何人，也不嘲笑我。请你在明天下午放学以后，到第三街意大利冰激凌店，我在那里等你！

敬等你的出现

上面的内容，被三个巨大的红色字母SOS掩盖。

我飞快地顺着半开的门，向外面漆黑的浓阴路上扫了一眼。

并没有可疑人影。

或者是我没有发现。

将纸条叠好，放置在口袋内，我无心再继续实验，匆匆关上实验室的门。准备到外面看一看，这个写下神秘信件的人，是否还隐藏在某个黑暗的地点等我。

校园内的风，冷得可怕。

晚春的季节里，街边的水洼还结着薄薄的冰片。

路灯下，稀疏的人影出现，又消失。

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，没有对那封匿名信件产生任何兴趣，只露出一副急着归家的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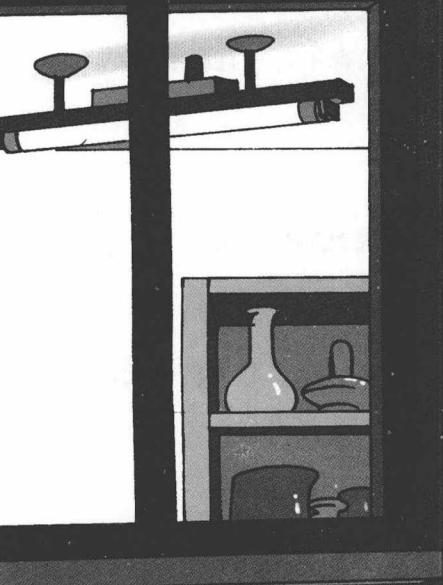
学校离我的住址，虽然只有两站地的距离。

但这么晚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是坐公交车回去的。

可今天，为了知道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跟踪我，就故意选择步行回家。

也许是我低估了报案人的智商，或许他是个胆小鬼——

整条归家路线的街道上，除了几个中年人，或是年轻小姐与先生以外，并没有知道我就是杰西探长的。





有一个穿着黑色马甲，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一直跟在我的左右。

他无论衣着修饰还是头发造型，都非常时髦。

眼睛不时在我的身上转上一圈。

因为“侦探职业”的习惯，我也经常假装无意地瞄他一眼。

起初，我猜测，这是一个专门抢劫小孩子的街头混混。

可马上，我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他虽然不远不近地紧跟着我，却没有要上前的意思。锐利的目光，只是打量着我正在思考事情的眼睛，而并不盯着身后的背包。

他时而一笑，笑里带着莫名其妙的诡异。

是把我当成他某一个朋友的弟弟？

或者是一——只是为了打发走路的无聊时间，而拿我取笑？

但随着他眼神里，某种思想的变化，我又否定了自己的各种猜测。

他的神情虽然带着嘲弄，却略有一丝惊慌和不安，好像极力要在我面前隐藏着一个，非常想说出来的秘密——

正在我的思绪，像闪电一般闪烁着，想要窥收他大脑里真正的企图电波，这家伙拐入另一条偏僻的胡同里，消失不见了。



2海边的神秘印迹

盯着他狼狈的身影，我缓缓地吐了口气，已经是满头大汗，脑海里奇怪地充塞着他可能会告诉我的任何离奇案件。

或是他将要做出，什么不利我的行动。

这只是我的职业习惯。

当回到家里，匆匆吃了点儿晚餐，躺到床上之后，我几乎快要把那个奇怪青年给抛到了脑后。

纸条上的字迹，我又仔细看了几遍（平时，我有认笔迹的习惯），还是没有认出它的主人。

至少是与我同年级的学生当中！

正当我盯着纸条，猜测明天将要听到的是一件什么奇特的案件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你一定听出了我是谁——如果你是杰西的话。”对方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。

我眯起眼睛，两秒钟之后喊道，“山豆儿！”

“珊杜！”

“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”我故作轻松地说。

电话那头的人的鼻孔里，只是轻轻出了口气。

每次接到他的电话，我都非常紧张。

他叫珊杜，与我同在一个城市，分别在两所中学读书。

他比我大两岁，今天十六岁，读高一，非常聪明，也破获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离奇案件。

但他不但好胜心强，还有非常可怕的嫉妒心。自从去年那件著名的案件被我破获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暗中与我作对。

那是一件校园笔记本电脑丢失的案件，本来由他来接手。

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他除了错抓了几个无辜者之外，并没有一丁点儿进展。



而我接到委托后，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侦破此案。

我们俩因此彼此相识。

他也对我充满了仇恨。

他的个子虽然不高，身体却非常结实，说话声音低沉得有点儿叫人害怕。

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，一定不会给我打电话，”我有点儿局促地说道，“而且——费尽心机地得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。”

“这个很简单，”珊杜略带得意地说道，“稍微有点儿侦探常识的人，都能查到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我简单地问。

“我马上要接手一件案子。”珊杜掩饰着他的喜悦。

因为侦探职业的敏感，我首先想到了今天晚上，收到的神秘字条。会不会——他收到了与我同样的信息？

有个家伙，正在暗地里嘲弄我们……

“祝你成功。”我的嗓音有些沙哑地说道。

“不想听一听，是什么案子吗？”珊杜说，“你一定对这件案子非常感兴趣。”

“我不喜欢多管闲事。”

“可也许有一天，我又像上一次一样失败，你不得不插手。”

我用沉默代替疑问，想要珊杜自己解开这个谜团。

“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案子，而且有点儿棘手。”珊杜在电话那头，有些兴奋地咕哝道，“也许一个真正的侦探，也无法弄清楚，这带着危险性的谜团——”

“是校园内的案子吗？”我有些急促地问道，着实被他的话吸引了。

高傲的珊杜，可从不把什么案子放在眼里，能在她口中，被称为古怪而又棘手的案子，肯定不一般！

但珊杜马上跟我道了晚安，并挂了电话。

他说今天只是刚刚得到求助者的信息，那个人跟他谈了两个小时，但暂时还并没有完全委托给他。

珊杜说，那是一个极其狡猾的家伙！

而且，出于侦探的职业道德，更不允许将一件重要的案子，随便地



透露出去。

还说，悬案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我会知道的。

一整夜，我几乎没有合一下眼睛，反复地思考着，珊杜接到的会是一件什么样的怪案。

会不会与我的相同——

天刚微亮，我就带着阿力，去城郊海边的沙滩与岩礁处捡贝壳、挖螃蟹。

最重要的是，起伏的大海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。

清晨的雾很浓。

大海是带着暗灰的深蓝色，与同样有些暗淡的天空接洽得非常完美，就像是一张精美的地毯，同时从天上垂泻到海底。

海边的礁石像连绵起伏的小丘，有紫红色腐烂的人体内脏一般的蜂窝状岩礁，还有许多灰白色死章鱼似的矮礁。

沙滩在海水的冲击下，不断向岸上吐送贝类与海星之类的小海虫。

阿力兴奋地在它们中间蹦来跳去，眼睛却分外机敏地在冒着气泡的沙地里搜索。

我随意地指向一个呈漏斗形状的小窝。

阿力立马冲上去，用爪子刨坑，从里面扒出一只螃蟹，与它打斗起来。

这是阿力除了睡觉以外，最大的爱好。

我挑选了一块半个身子沉没在海水中的礁石，踩着别的石头跳上去，闭上眼睛，享受着海水之上，带着淡淡的咸味的空气。

也让昏沉沉的脑袋清醒一下。

平静的近海里，传来极其轻微的泅水声。

我继续闭着眼睛，听着它渐渐接近，猜测着是什么鱼类，或者是想把我拉到海底的大章鱼。

但水花滚动的声音虽然还在接近，听起来却犹豫不定。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左。

我不禁睁开眼睛，透过浓雾。

水面上，除了一个不大的凹陷缺口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这种情景在海边常见，经常有些不大不小的鱼类，或是小海豹，围着人类观看，却不敢接近。



我麻利地跳过礁石，向着沙滩上，寻找阿力。

但呼唤了半天，也不见它的影子。

我朝着海边不远处，一大片沼泽地里赶去。

阿力经常为了某种气味儿，或是某一声响动，而拼命地赶到沼泽地边缘，对着一人多高的野草和风声狂吠。

还没有赶到沼泽地，阿力声嘶力竭的嚎叫声，就穿过苇丛，传入了我的耳朵里。

“阿力！”我奔过去，轻轻抚摸它的脖子，要它安静一会儿，开始观察四周的动静。

沼泽地的芦苇丛里，除了风吹草拂、小虫子的叫声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我又专注地观察阿力。

发现它圆睁的眼睛，正一眨不眨地对着前方的草丛，身体半伏在地上，一声高过一声地吠叫。

我的安慰，也无法使它平静下来。

草丛里，到底有什么？

让平时从不爱吠叫的阿力，这么紧张？

我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，向前走了大约有七八步的距离。

阿力紧跟着匍匐过来，一面抬着鼻子左闻右嗅，不时伸长脖子像狼似的嚎叫一声。

“安静！”我被前方的一片平铺在地上的芦苇吸引，示意阿力不要出声。

它呜呜两声，鼻子就贴在了这一堆平铺在地上的芦苇上。

这些苇草，并不是被割倒后均匀地散落在地上的。

而是有什么东西从这个地方路过，将它们压倒的。

这个机器或是生物的体积可不小，只有少数的苇草摇摇晃晃地半站着，其余的全伏在泥沼里。

我蹲在地上，察看是否有车，或者大型机器的轮胎和齿轮痕迹。

苇草与泥沼中，并没有这些痕迹。

那么——一定是某种体形硕大的生物了？

我立即警觉起来，明白了阿力只在远处吠叫，而不敢靠前的原因。

开始提防身边的某一丛芦苇中，是否隐藏着什么可怕的野兽，一面



继续悉心观察。

可搜寻了半天，泥沼与苇草上，也没有动物的脚印。

这条被压出的路，一共有四米多宽，一直绵延向沼泽地深处。

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，在被压倒的苇丛上，零零星星地挂着几片闪光的鳞片。

鳞片差不多有阿力的爪子大小，呈棱形，颜色灰白，带着一些所有鳞片在晃动的时候，都会发出的微粉微蓝的光泽。

这些鳞片虽然有光泽，但都已经非常干涩了，就好像带鳞动物身上蜕下来的废皮。

这让我想到了蛇。

现在是春夏交替的季节。

在温带地区的海边，正是海蛇与水蛇、各种蟒蛇蜕皮的季节。

如果细心寻找，可以在海边的岩石缝隙里、沙滩的某个水洼里、海滩不远处的沼泽地里，找到蛇皮或是蟒蛇皮。

但拥有这么大鳞片的蛇，让我想起了一种更加可怕，更加神秘的种类——森蚺。



3 吃掉森蚺的可怕生物

森蚺，是当今世界上最大、最重的蛇。

最长可达十米，重达二百二十五千克以上，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。

森蚺生性喜水，通常栖息在泥岸或者浅水中，也就是沼泽、浅溪和静止的河川中，捕食水鸟、龟、水豚、貘等。

有时甚至吞吃，长达两米半的凯门鳄。

森蚺会把凯门鳄紧紧缠绕，直到它窒息死亡，然后整条吞下去。

以后几个星期，不用进食。

尽管成年森蚺是极可怕的猎食动物，但是幼蚺出生时，长不过七百六十毫米。

幼蚺是胎生的，有时一胎达七十条左右。

沼泽森蚺大部分在夜间活动，但也常在大白天看到它在晒太阳。

在像沼泽一样的荒野的中心地带，水土交融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地形，孕育了许多传奇的生物。

对冒险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来说，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巨蛇森蚺。

好几个世纪以来，猎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，这种食人成性的百尺长怪物。

而后者则隐没在种种传说的背后，与沼泽和密林纠结缠绕。

森蚺从来都是以力杀戮，而不是以毒致死。

它盘绕紧缩，越缠越紧，挤得无论是任何动物的血液无法循环，最终窒息了。

这时，它张开伸缩自如的大口，开始缓慢进食。

从猎物的头部开始慢慢吞咽。

在沼泽地区，经常有人被蟒蛇吃掉的传闻。

甚至有一些人，曾暗中遭巨蛇尾随偷袭。

一旦被它缠住，你根本不可能指望用手能把它肢解开。



森蚺的腹围虽然没有四米的直径，但蛇类动物在爬行时，通常走S形路线。

它们弯弯曲曲地向前行进，才会留下这种非常可怕的痕迹。

我警惕地盯着四周，一面细心地观察阿力的举动。

狗的鼻子非常灵敏。

如果它呜呜地吠叫，或者是龇着牙齿，将肚皮贴到草地上，又害怕又气愤地盯着一个方向，就证明这个方位一定有危险。

但刚开始，阿力并没有令我恐惧的行为。

我松了口气，和它并排，沿着四米宽一直通向沼泽地深处的“路”行走。

沼泽地里四处充斥着泥沼和烂草、各种动物留下的腥气，闷臭难闻。

好像深埋着许多可怕的秘密。

我眯起眼睛，想透过被阳光照射而不断蒸腾的水汽，看清前方几米内，是否潜藏着什么危险。

可我的努力是徒劳的，大雾遮挡住了一切。

幸好有阿力，我可以从它的反应中，猜出是否存在某种隐患。

越向前走，以往鸟啼兽哮的沼泽地里，却异常地安静起来。

甚至没有一些漂在水草上的小虫子的，拍打翅膀的声音。

我开始有点儿担心自己的处境。

但阿力依旧很平静，鼻子贴在草地上，眼睛不时望向我。

为了弄清楚这条印痕去往何处，我捡了根粗壮的枯枝，代替拐杖，向更深处走去。

大约向前行走了三四十米，沼泽地里更加闷热了。

阿力也有些躁动起来。

起先，它只是因为热，不住地吐着舌头，半蹲半坐在地上，哈哈地吐气。

但向前没行走多一会儿，它的叫声就变了。

这是一种狗类动物遇到危险时，特有的吭唧和嚎叫声。

阿力的眼珠乱转，身体在原地打转，尾巴瑟瑟地抖着，对着身边的苇草丛乱咬。叫声极低。

好像只是为了给自己鼓劲儿，又不想让暗中的猛兽听见似的。



我拍拍它的脑袋，也眯起眼睛，在原地转圈。

巴望能看到这个危险的生物。

就在我心慌意乱地搜索着，阿力突然向左边的草丛一扑，叫声变大。

如果你了解狗的习性，或者是正好拥有这样的一只宠物，就会知道，它发现某一个危险已经离开了。

我朝着阿力吠叫的方向，足足观察了几分钟。

除了几声顺风而过的草叶晃动声，并没有任何奇异的怪响。

如果，刚才真有某一个危险临近，它也一定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生物了——

我的脑海里，胡乱地变幻着野豹、野兔和松鸡、狮子、老虎的形象，继续沿着平铺的苇草，向前行进。

又向前走了几十米，蒸笼似的沼泽深处，飘来一股浓重的腥臭气。

就像有一个刚被猛兽咬死，身上还流着血的死尸，正隐在不远处某片草丛中。

阿力的叫声突然变得尖锐起来，瞳仁里除了惊恐，还有一股猛兽们特有的凶狠和贪婪。

它遇到了某种猎物吗？

我心中嘀咕着，谨慎地向臭气发出的方向靠近。

走了十几步，臭气更加浓重，血腥味儿也更大了。

在一片乱糟糟的，稀疏的，开着芦花的苇草中，抖动着一团暗红色礁岩似的物体。

阿力停步不前，在原地微微地颤抖着。

它突然的胆怯告诉我，前方一定是一个还活着的生物。

我既害怕又兴奋，为了不让那一团生物发现自己，就匍匐在草丛中，爬到它的附近。

当看到剧烈抽动、浑身乱颤、奄奄一息的巨大生物时，我差点儿尖叫出来。

它居然是一条被某种野兽咬死的森蚺！

这条森蚺足有八九米长，甚至更长。浑身长满黄、灰、黑交织的花纹。

错落有致的鳞片，非常光滑细腻。